

故宫
从前灯影与人声

红灯牌收音机

每当夜幕降临,我都会守在那台红灯牌老式收音机旁,等候播报员用低柔的嗓音说出:“听众朋友们,现在是小说连播节目时间,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李自成》。”作者姚雪垠,由曹灿播讲。”

曹灿那略微低沉、带有鼻音的朗读声,就这样把我散乱的少年时光连成一片。舌尖上的历史,又旗飘荡,马嘶雷鸣,十面埋伏,绝处逢生,李自成自荒凉的黄土高原,一路杀进宫阙万千的紫禁城。那副英雄气,寻遍历史,恐怕只有项羽可比了。

李自成缘何而败? 搜寻记忆,想不出那部小说给了怎样的解释,因为那部小说,讲述的全都是李自成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,即使在革命的低潮时期,依然意志坚定,毫不动摇。后来读中学,小说节选入了语文课本。那课文节选加了一个题目:《虎吼雷鸣马萧萧》,选自《李自成》第二卷第二十八章中的最后一节,讲述李自成准备从陕西武关突围与张献忠会师,差点中了张献忠的圈套,最终一个人骑着骡子侥幸逃脱的经过。近日寻出父亲当年购买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版《李自成》,找回这段重读,觉得姚老先生的文笔还是好的,他写:虽然已经是五月初一,但高山中的夜晚仍然有点轻寒侵人,所以这一堆火也使周围的人们感到温暖和舒服。乌龙驹将头向火堆边探一探,然后抬起头,望望它的主人,头上的铜饰映照着火光闪闪发亮。大小将领们都把眼光移向闯王,等候他开口镜。他的沉着和冷静的脸孔,炯炯双目,以及他的花马剑柄,用旧了的牛皮箭筒,绵甲上的黄铜护心镜,都在暗沉沉的夜影中闪着亮光。他突然从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,然后用平静的声调说:……

1996年,身为编辑的我曾拜访过姚雪垠先生,那一年他86岁,鹤发童

颜,耳聪目明,说:“你们若小声骂我,我也听得见。”目睹他家中琳琅的藏书,知道他的确有一身真工夫,吴晗说他:研究明史,你比我懂。周而复说他是崇祯的秘书长、李自成的参谋长,因为小说中崇祯的圣旨诏书、李自成的军事部署,基本都出自姚雪垠的手笔。可惜,这份才华全部贡献给了阶级斗争,对作品造成了莫大的伤害,但那是时代的印迹。

总之,在红灯牌收音机旁度过的时光里我心中最大的英雄,除了李自成,就是姚雪垠。后来谈的书多了,才发现事有蹊跷。一方面,伟大领袖谆谆教诲“不当李自成”,郭沫若写《甲申三百年祭》,都把李自成当反面典型;另一方面,主流意识形态却对李自成因所犯“错误”讳莫如深,最多只知道李自成的部队被锦衣炮弹打中了,刘宗敏霸占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,造成吴三桂“冲冠一怒”,引清兵入关,李自成一着不慎,满盘皆输。美女陈圆圆,不仅倾了城(山海关城),也倾了大明帝国。尽管姚雪垠先生费心费力,以洋洋二百万言,把李自成塑造成“高大全”的完人,他的面孔却依旧模糊。

很多年后,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,每天从西华门进入宫殿,首先看到的,就是紫禁殿。当年李自成在紫禁城登基做皇帝,不是在太和殿,而是在武英殿。于是突然想起,人们常说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,却忽略了在明清之间,还楔着李自成的王朝——大顺王朝。只是这个顺朝实在不顺,皇帝在紫禁城里登基只一天就灰飞烟灭了,着实不入历史学家法眼,于是被四舍五入,忽略不计。

那一天,我独立寒秋,在武英殿外站了很久,看万类霜天、乌鸦低旋,听长风从黄琉璃瓦歇山顶滑下来,穿过树丛,发出丝丝拉拉的声响,与当年转动红灯牌收音机旋钮的声音相仿佛。我突然发现,李自成就站在我的身边,从来未曾走远。



故宫内的武英殿。

祝勇摄



连环画：李自成进北京。

武英殿：李自成在北京(上)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祝勇

承天之门

从1644到2014,整整370年了,李自成进入紫禁城的威风,依旧被人津津乐道。就在前不久,我还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,说:李自成进入紫禁城时射在承天门(即天安门)上的那一箭,至今让人血脉贲张。

那一天是公元1644年、农历甲申年三月十八,谷雨刚过,北京突然下起了雨夹雪,开始只是稀薄的雨雾,后来越来越浓,变成寒凝的雪粒。清冷的雨丝雪粒被寒风裹挟着,抽打着人们的脸庞,睁不开眼。唯有李自成的军师宋献策站在雪中,望得出了神,脸上露出喜色——老天爷给力,刚好验证了他此前的占卜:“十八大雨,十九辰时破城。”

自清晨开始,城外响了一夜的炮声就零落下来,取而代之的,是战靴在松软的雪泥中踏过的声响。苍茫的天地之间,这座孤悬的城池果然被攻破了。根据《国榷》的记载,东直门城门破时,城墙上的大明守军如秋风落叶一般纷纷坠落。负责把守东直门的河南道御史王章战死了,把守安定门的兵部尚书王家彦跳城自杀,摔断了双腿,却还剩了一口气,被手下救下,

藏匿在市民家里。他没死心,或者说他早已死了心,又趁人不备,悄悄解下腰带,自尽而亡。

第二天辰时,李自成头戴毡笠,身穿缥衣,骑着乌骏马,一副英雄气概,在人群中格外显眼。他自德胜门入城,穿过大明门,一路杀到紫禁城前。仰头,“承天之门”四字赫然在目。李自成躊躇满志,扭头对丞相牛金星、军师宋献策、尚书宋企郊等人说:我射它一箭,如能射中四字中间,必为天下一主。他从牛皮箭筒中拔出一箭,砰地一声射出。细雨横斜中,那支蓄满势能的箭矢在克服了风的阻力之后,疾速奔向那块门匾,虽射中门匾,却不够精准,射在“天”字的下半部,最多八点五环。李自成眉头微蹙,牛金星宽慰道:“中其中,当中分天下。”李自成淡然一笑,没有在意,纵马率先冲入紫禁城。

马蹄在紫禁城内留下空旷的回声。偌大的紫禁城,死的死,逃的逃。崇祯皇帝在前一天下了第六道罪己诏,就回到乾清宫,在这座地动山摇的城池里,呆呆地坐定。残酷的战事,已不在遥远的陕北高原,不在黄河边的洛阳,而是就在他身边。喊杀声在这座都市里此起彼伏,断肢充塞着街巷,无数的伤口在同时流着血。空气中晃动着死亡的气息,像一条绞索,勒得他透不气来。他让周皇后、袁贵妃侍奉着,斟了一杯酒。酒液滑过一道晶莹的弧线,珠圆玉润,准确地落在他的酒杯里。伴随着李自成军队的马蹄声,他看到案上的酒杯都在轻微地颤抖。他举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没有了昔日的歌舞酒筵,这酒,格外的苦涩。他一边饮,一边嘟囔:“苦我满城百姓。”话音落时,两行泪水,已挂在他的脸颊上。

当年我写小说《血朝廷》,开头就写到崇祯的死。很多年中,我都陷入对这场悲剧的深度迷恋中,以至于这部描写清亡的小说,也要以明亡作为开篇。做皇帝,是天下豪杰梦寐以求的事,然而皇帝却是天下第一高危职业,尤其偏逢末世,皇后、袁贵妃侍奉着,斟了一杯酒。酒液滑过一道晶莹的弧线,珠圆玉润,准确地落在他的酒杯里。伴随着李自成军队的马蹄声,他看到案上的酒杯都在轻微地颤抖。他举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没有了昔日的歌舞酒筵,这酒,格外的苦涩。他一边饮,一边嘟囔:“苦我满城百姓。”话音落时,两行泪水,已挂在他的脸颊上。

周皇后的胸中一定贮满了数不尽的伤感,她默然回到坤宁宫,崇祯跟随进来的时候,她已悬梁自尽了。崇祯没有丝毫惋惜的意思,只说了句:“死得好!”他猛然想起

了已经到出嫁年龄的长平公主,立即把她召到身前,说声:“尔何生我家”,然后左袖掩面,右手抽剑,向着长平公主砍去。长平公主用胳膊一挡,一声脆响之后,半截玉臂飞向宫殿的一角。崇祯没有罢手,又握着那只剑,面色狰狞地跑到昭仁殿,一剑捅死了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,又舞着那只剑,砍死无数嫔妃宫娥,然后,像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心愿,别无所憾,一个人抛下宫殿,披发跣足,拖着一路的光,逃到煤山上,投缢自尽。那一刻,才是真正的解脱。

出身草根的李自成或许很想跟出身龙种的天子照个面,这样的英雄事,连项羽都未曾做到。当年张献忠兵败降明,李自成在潼关被燹,牛金星宽慰道:“中其中,当中分天下。”李自成淡然一笑,没有在意,纵马率先冲入紫禁城。

马蹄在紫禁城内留下空旷的回声。偌大的紫禁城,死的死,逃的逃。崇祯皇帝在前一天下了第六道罪己诏,就回到乾清宫,在这座地动山摇的城池里,呆呆地坐定。残酷的战事,已不在遥远的陕北高原,不在黄河边的洛阳,而是就在他身边。喊杀声在这座都市里此起彼伏,断肢充塞着街巷,无数的伤口在同时流着血。空气中晃动着死亡的气息,像一条绞索,勒得他透不气来。他让周皇后、袁贵妃侍奉着,斟了一杯酒。酒液滑过一道晶莹的弧线,珠圆玉润,准确地落在他的酒杯里。伴随着李自成军队的马蹄声,他看到案上的酒杯都在轻微地颤抖。他举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没有了昔日的歌舞酒筵,这酒,格外的苦涩。他一边饮,一边嘟囔:“苦我满城百姓。”话音落时,两行泪水,已挂在他的脸颊上。

周皇后的胸中一定贮满了数不尽的伤感,她默然回到坤宁宫,崇祯跟随进来的时候,她已悬梁自尽了。崇祯没有丝毫惋惜的意思,只说了句:“死得好!”他猛然想起

了已经到出嫁年龄的长平公主,立即把她召到身前,说声:“尔何生我家”,然后左袖掩面,右手抽剑,向着长平公主砍去。长平公主用胳膊一挡,一声脆响之后,半截玉臂飞向宫殿的一角。崇祯没有罢手,又握着那只剑,面色狰狞地跑到昭仁殿,一剑捅死了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,又舞着那只剑,砍死无数嫔妃宫娥,然后,像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心愿,别无所憾,一个人抛下宫殿,披发跣足,拖着一路的光,逃到煤山上,投缢自尽。那一刻,才是真正的解脱。

出身草根的李自成或许很想跟出身龙种的天子照个面,这样的英雄事,连项羽都未曾做到。当年张献忠兵败降明,李自成在潼关被燹,牛金星宽慰道:“中其中,当中分天下。”李自成淡然一笑,没有在意,纵马率先冲入紫禁城。

马蹄在紫禁城内留下空旷的回声。偌大的紫禁城,死的死,逃的逃。崇祯皇帝在前一天下了第六道罪己诏,就回到乾清宫,在这座地动山摇的城池里,呆呆地坐定。残酷的战事,已不在遥远的陕北高原,不在黄河边的洛阳,而是就在他身边。喊杀声在这座都市里此起彼伏,断肢充塞着街巷,无数的伤口在同时流着血。空气中晃动着死亡的气息,像一条绞索,勒得他透不气来。他让周皇后、袁贵妃侍奉着,斟了一杯酒。酒液滑过一道晶莹的弧线,珠圆玉润,准确地落在他的酒杯里。伴随着李自成军队的马蹄声,他看到案上的酒杯都在轻微地颤抖。他举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没有了昔日的歌舞酒筵,这酒,格外的苦涩。他一边饮,一边嘟囔:“苦我满城百姓。”话音落时,两行泪水,已挂在他的脸颊上。

周皇后的胸中一定贮满了数不尽的伤感,她默然回到坤宁宫,崇祯跟随进来的时候,她已悬梁自尽了。崇祯没有丝毫惋惜的意思,只说了句:“死得好!”他猛然想起

了已经到出嫁年龄的长平公主,立即把她召到身前,说声:“尔何生我家”,然后左袖掩面,右手抽剑,向着长平公主砍去。长平公主用胳膊一挡,一声脆响之后,半截玉臂飞向宫殿的一角。崇祯没有罢手,又握着那只剑,面色狰狞地跑到昭仁殿,一剑捅死了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,又舞着那只剑,砍死无数嫔妃宫娥,然后,像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心愿,别无所憾,一个人抛下宫殿,披发跣足,拖着一路的光,逃到煤山上,投缢自尽。那一刻,才是真正的解脱。

出身草根的李自成或许很想跟出身龙种的天子照个面,这样的英雄事,连项羽都未曾做到。当年张献忠兵败降明,李自成在潼关被燹,牛金星宽慰道:“中其中,当中分天下。”李自成淡然一笑,没有在意,纵马率先冲入紫禁城。

马蹄在紫禁城内留下空旷的回声。偌大的紫禁城,死的死,逃的逃。崇祯皇帝在前一天下了第六道罪己诏,就回到乾清宫,在这座地动山摇的城池里,呆呆地坐定。残酷的战事,已不在遥远的陕北高原,不在黄河边的洛阳,而是就在他身边。喊杀声在这座都市里此起彼伏,断肢充塞着街巷,无数的伤口在同时流着血。空气中晃动着死亡的气息,像一条绞索,勒得他透不气来。他让周皇后、袁贵妃侍奉着,斟了一杯酒。酒液滑过一道晶莹的弧线,珠圆玉润,准确地落在他的酒杯里。伴随着李自成军队的马蹄声,他看到案上的酒杯都在轻微地颤抖。他举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没有了昔日的歌舞酒筵,这酒,格外的苦涩。他一边饮,一边嘟囔:“苦我满城百姓。”话音落时,两行泪水,已挂在他的脸颊上。

变脸

李自成下令清场,对于占领者来说,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,然而,它却成为紫禁城历史上至为惨烈的一刻,在这座不设防的皇宫里,那些貌美如花的嫔妃宫女必将成为对胜利者的犒赏。那些不愿被辱的宫女,纷纷坠入御河。御河上飘浮着一二百具尸体,色彩浓丽,灿若荷花。

有一位姓费的宫女,匆忙投井,不想多年干旱,使水位下降,淹不死人。大兵们跑到井边,看见井下竟有美人,立即派人下井打捞。捞上来,那张脸,竟让在场所有人失了分寸,接下来,众士兵争先恐后,开始争抢,相互间大打出手,现场乱作一团。没有人想道,此时的她还身怀利刃,谁先近身谁倒霉。突然,宫女喊道:我乃长公主,众人不得无礼,我要见你们的首领! 众人被她的厉声呐喊吓了一跳,一时无措,把她送到李自成跟前。

李自成叫那些被俘的宫女辨认她的身份,瑟瑟发抖中,宫女们说,她不是长公主。李自成似乎突然没了兴趣,把她赏赐给手下一名校尉。史书中没有记载那位倒霉的校尉的名字,只说他姓罗。罗校尉把她带出宫门,带回自己的营帐,心急火燎地正要上手,又听到那宫女的立是自己的外孙,崇祯皇帝的儿子朱慈烺时,决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没有给他打开房门。太子拍了一阵,就失望地消失了街巷中,不巧被宦官们认出,作为一份厚礼,呈送给了李自成。

李自成看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,问,明朝为何丢了天下? 太子答,因为误用了奸臣周延儒。太子问李自成,为何不杀我,李自成答,你没有罪,我为什么要杀? 太子说:“如是,当听我一言: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,二速以皇礼葬我父皇、母后,三不可杀戮我百姓。”

这段简短的问答之后,李自成下令,把太子交给刘宗敏看管,根据张岱的记载,李自成败走京城后,太子跑掉了,在民间隐匿几个月后,又去投奔周奎,被周奎再一次检举揭发,捆绑起来,交给了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袞,多尔袞叫多人来认,都说不是太子朱慈烺,后来发到刑部,活活整死了。

几天后,李自成又下令购买一具柳木棺材,将崇祯的遗体抬到东华门外入殓,百姓经过,无不掩面而泣。李自成下令,以皇家的规格,把崇祯安葬在昌平天寿山脚下的明朝诸陵中,因为来不及再建新陵,于是把田贵妃的陵寝扒开一个洞,把崇祯棺材塞进去。史书记载,“是时,天地昏惨,大风扬沙如震号,日色黯淡无光。”因为是明思宗的陵墓,因此命名思陵,成为十三陵中的最后一座,至今犹在。

那天,在会见行将结束的时候,朱慈烺对李自成说:“文武百官最无义,明日必至朝贺。”最后,他又补充了一句话,像遗言,又像忠告。

他从牙缝里挤出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替我杀了他们。”

住,从此减少膳食,撤去音乐,除非典礼,平时只穿青衣,想到太平之日为止。他没有想到,他没能看到太平之日的到来,自己死后,最大的对头李自成成为紫禁城新的主人,偏偏选定了武英殿。

清代于敏中等编纂的《日下旧闻考》描述:“武英殿五楹,殿前丹墀东西陞九级。乾隆四十年御题门额为武英。”东配殿叫凝道殿,西配殿叫候章殿,后殿为敬思殿,东北角有一座恒寿斋,就是缮校《四库全书》诸臣的值房——这部旷世大书的传奇,将在后面提到。西北为浴德堂,其名源自《礼记》中“浴德澡身”之语,有人说是清代词臣校书的值房,也有人说,由于清代武英殿成为皇家内府修书、印书的场所,也就是皇家出版社,浴德堂是为其蒸熏纸张的地方。

武英殿现在是在故宫博物院书画馆,但除了举办书画展览,平时并不开放,只能透过武英门,窥见它武英的一角。武英门前有御河环绕,河上有一座石桥,桥上雕刻极精。周围是一片树木,有古槐十八棵,在宫墙的映衬下,显得格外苍古。那一片清幽,在极少树木的紫禁城里显得格外珍贵。

每逢上班,从拥挤的地铁、嘈杂的人群中挣脱出来,从西华门一进故宫,我都会向那片树林行注目礼,或者干脆走进鸟鸣,听一听树枝上叽喳的鸟鸣。树枝上的鸟鹊,有时会轰然而起,飞向天空,像一把种籽洒向田野。它们绕着宫殿的鹈鸥、觚棱盘旋,又成群结队地落下来。也有时,下班前,我会在那里驻足片刻,看暮色一点点地披挂下来,笼罩整个宫殿。那时,武英殿漆黑的剪影就像一只倒悬的船,漂浮在深海似的夜空下。很多年前,也是薄暮降临的时分,就在我站立的地方,站着大清朝军机大臣曾国藩,忙中偷闲,留下一首《腊八日夜直》诗,其中有这样两句:日暮武英门外望,并阑冰合柳枯垂。

然而,此时在李自成的心里,没有什么军政要务比玩弄女性更加急迫。刚刚住进武英殿,李自成就召“娼妇小唱梨园数十人入宫”。三月二十一日,李自成进入紫禁城的第三天,正像太子朱慈烺预言的那样,多达一千三百多名明朝官员向李自成朝贺,承天门不开,他们站在门外,被广场上的风吹了一天,双腿站得僵直,一整天没吃东西,居然连李自成的影子都没有见到。李自成正在武英殿饮酒作乐,在歌歌夜弦中飘飘欲仙。

武英殿内,玉碎香消,花残月缺。一个名叫曹静照的宫女,在离乱中逃出宫殿,流落到金陵,出家为尼,孤馆枯灯之下,写下宫词百首,充满对昔日的缅怀。其中一首是这样的: 拥面东风只自知 | 燕花牌子手中持 | 椒房领得金龙纸 | 勅写先皇御制诗。

姚雪垠小说《李自成》,写武英殿里的李自成被宫女侍

奉着饮茶、洗脚,在烛光与水雾的掩映中,看宫女十指如葱、面如桃花,又加上博山炉里飘散出来的“梦仙香”的威力,将这位来自黄土高原的汉子薰得七荤八素,半醉半醒的分寸,作家拿捏得颇为妥当。这段文字,我是喜欢的,可惜接下来的描写,李自成又成了那个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保持着坚定的意志和纯洁的品性,在妖娆宫女的粮衣炮面前当然不动,而李自成在宫殿里的荒淫举动,也就这样蜻蜓点水般地敷衍过去了。

李自成确曾是个正经人,尽管张岱说他“性狡黠”,尽管《明史》说他“性猜忍,日杀人剖足剖心为戏”。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:“自成不好酒色,脱粟粗粝,与其下共甘苦。”至少在生活作风问题上,他始终保持着纯洁的革命本色,证明姚雪垠所言不虚。

然而,自从李自成进入紫禁城那一刻开始,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,一个只能欲望、自私和野蛮来形容的人。

紫禁城是一个充满规矩的地方,什么人走什么路,什么人住什么屋,都有严格规定,僭越者杀头。而这所有的规矩,都是为了保证皇帝可以不守任何规矩——所有的禁忌,只为凸显皇帝的特权。宫殿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,它一方面代表着礼仪秩序的最高典范,另一方面却又是野蛮的氏族公社,无论多么纯洁的女人,都注定是权力祭坛上的祭品。除了皇帝本人,宫殿里的任何男人都不能踏入那些妖娆的后宫。皇帝的性特权,与无数人的性禁忌形成了奇特的对偶关系。

与曾经征战的荒山大漠不同,当李自成策马扬鞭,恣态豪迈地进入紫禁城,他的革命生涯就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这个连横槊赋诗的曹孟德、鞠躬尽瘁的诸葛亮都望尘莫及的天下,就这样像一个熟透了果子,落在他自成的掌心里了。厉兵秣马的岁月结束了,船靠码头车到站,除了征服女人,天下再没有什么需要他来征服了。只有紫禁城,可以成为他欲望的庇护所。李自成不需要“梦仙香”来煽动情欲,因为整个紫禁城,就是一块巨大的“梦仙香”,处处铺幔初温,时时兽烟不断。而人性一旦堕落,立刻就深不见底。同甘共苦与酒池肉林,其实只隔着一张纸。

还有一种可能,就是李自成突然的变化里,包含着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。秀才娘子的宁式床,他当然要睡;娘娘宫娥的玉体,他当然要摸。但这并不仅仅是在向崇祯示威、向崇祯寻仇,因为自打那具曾经风流俊雅的龙体变成一堆烂烂的死肉,李自成就无须再惦记他了。

他是在向不平等复仇。对于这个在荒凉贫脊、饿殍遍野的土地上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来说,没有什么比紫禁城更能凸显这种不平等。它们犹如正



大明崇祯皇帝。

负两极,彼此对称,却遥似天壤——同样是喘气动物,为什么人生的差距这么大呢? 紫禁城是金银的窖、玉石的窝,是人间仙境、神仙洞窟。当百姓易子而食、流离失所,皇帝却温香软玉、醉卧花阴。武英殿里,李自成左拥右抱。他爱眼前的一切,又对它恨之人骨。紫禁城,就是这样一个人见人爱,又让人恨的地方。

看陆川《王的盛宴》,有一点我是喜欢的,就是他对于火烧阿房宫的解读。项羽这一破坏文化遗产的行径,历来为人诟病,但陆川借项羽之口表达了这样的逻辑:正是因为阿房宫无限的壮美,“五步一楼,十步一阁;廊腰缦回,檐牙高啄”,才勾起了这些草莽英雄对于权力的渴望。所以,在影片里,项羽总是对先期抵达的刘邦是否进过阿房宫、见识过它耀眼的繁华耿耿于怀。他知道,无论什么人,只要见识过它,就过目不忘了。他认为——或者说,陆川认为,烧了它,就等于烧掉了人们心头的欲望和野心。陆川给了项羽一句台词:“烧了它,大家都不用惦记了。”

李自成后来也烧了紫禁城,但那时他已经留不住本已属于自己的江山,他不愿意它落到别人手里,这是后话。李自成在进京42天的时间里,以大跃进的步伐走完了一个王朝由兴起到败亡的全部路程,他的成功,亦是他的失败。■



后世画的周皇后形象。